



T E A R S
I N
H E A V E N
蒋 友 柏
天 堂 的 眼 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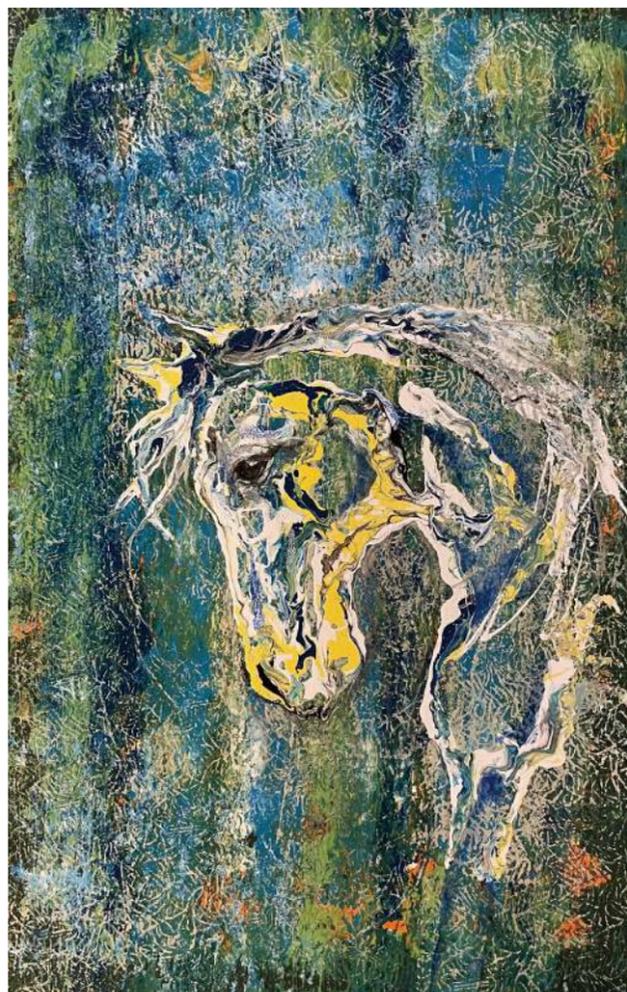
采访、文/陆爱华
摄影/张谓
视频制作/张友家
场地提供/無集上海 WS SPACE SHANGHAI
特别鸣谢/HOMME PLISSÉ ISSEY MIYAKE、艺术家61
统筹/凤凰生活编辑部

我们其实从未真正存在。
我们的生命是为了探索自己是否应该存在而来。
有些人活成了一个整体，有些人则成为了部分。
但我们都在旅程中奋斗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意义。
风景终究会变化。
只要我们理解这点，就能在变动中以及变化后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就像雪会融化，洗去污垢，显现我们真实的颜色。
每片雾后都有一座花园。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耐心等待它的显现。

因为有时候，当你站得太高，你会看不见下方的云海。



进化，它不是「累积」的， 而是「突变」的



蒋友柏, <星期天的早晨>, 2022, 画布、复合媒材, 140x90cm



蒋友柏, <黑森林中的可爱>, 2023, 画布、复合媒材, 80x65cm

蒋友柏为近期在上海举办的个展题诗《天堂的眼泪》，他是艺术家，也是为数不多会为每幅作品“题诗”的走心派。本期，我们在無集上海 WS SPACE SHANGHAI 为蒋友柏拍摄杂志封面，在友人吴滨设计的空间里，这位“空间设计师”似乎显得稍微轻松自在，因为这里，有他信服与愿比肩“赛跑”的人。蒋友柏家学渊源与青少年时期受西方教育之故，使得他在设计与艺术创作上，展现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当代新文人艺术风格。30岁时即在商业设计上，获得杰出成就与多项国际奖项。近年来，其艺术天赋与涵养更在平面绘画、装置雕塑、多媒体艺术与潮流艺术等多方面发挥创造力。作品以拟人化的动物表达对世间的观察和关怀，同时，也是艺术家自我内心情感的纪录与抒发，让观者阅读到他敏锐善感的特质，对待万物皆平等之心，以及对应人生百态真诚执着的态度。特别是每幅作品上

的英文题诗，充满真情流露与哲理省思，是中国文人书画传统的延续；绘画技巧则采用油水分离、颜料泼淋、画刀刮抹等西方技法，产生层次多变的肌理，创造丰富的景深，并带出一种笔触的速度感和画面的流畅性。雕塑创作上，则以真空为概念，探讨生命蜕变中的时间与瞬间。这个“把最基本的拿走，竟能留下最核心的”概念，贯穿了他的雕塑创作思维。绘画或雕塑，任何技术形式与材料，都成为响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艺术方式。此时“艺术”与“设计”已经没有先后、没有大小、也没有为别人还是为自己辩论。只有不断用自己的方式，去把心中的中西文化，与当代潮流“缝”起来。2021年受邀成都双年展-超融体，作为主展场艺术家，展出的装置作品深获赞赏。2023年开始首站东京紧接着在上海以及世界各地，将展开一系列的国际展出。

Q&A

对话蒋友柏

P:此次展览,你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作品,新思考?

蒋友柏:这次都是新作品。因为这次展览是今年3月份敲定的。这次的思考,其实就是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对话。如果人只活一天,那,每个小时在思考什么?做什么?如果24年,就是一辈子?这些思考或行为是否会改变?

比较有趣的是,我是从午夜开始。因为我不确定,人生的开始,是头?还是尾。
(生命的开始,是很明确的,但人生却不是)

P:我们在不同的时间、空间,认识了不同的人,他们都会为我们带来奇妙的启发。比如你的好友吴滨,你们之间算是“一见如故”吗?他是否帮你打开了另一个想象空间?

蒋友柏:吴滨是少数要我做什么我基本上都会答应的人。这就是一种奇妙。与他相处,是一场论剑。他有他的成就,我要与他相处,就不能差他太多。所以,既然无法超越他在设计的成就,我就以艺术这条路来与他比肩。

P:你们认识多少年了?是否会经常保持交流,从过去到现在,吴滨给你的变化与成长带来哪些影响?

蒋友柏:我们是新冠前1-2年认识的。是没有到常联络。因为他也忙。但是也没有不联络,因为还是会想念。我每次到上海,第一站,一定是無集……

他在我的艺术进化上,有一定的推力。进化,它不是「累积」的,而是「突变」的。而这个突变,要从自己信任、尊重的人身上获取养分。目前,也只有3-5人可以带给我这种养分。简单来说,吴滨带给我的,是挑战高级、符号化的挑战。



眼泪，只是一句交代： 我现在，活的还可

因为时间的流逝，才有我们对所爱的人的思念与想望。曾经获得 18 座葛莱美奖的英国词曲作家兼蓝调吉他歌手艾力·克莱普顿 (Eric Clapton) 创作一首动人的歌曲《天堂的眼泪》(Tears In Heaven)，吟咏对离世儿子深深的悼念。而关于本次展览主题《天堂的眼泪》，策展人王玉龄说道：“蒋友柏这次展出的最新创作系列，以《天堂的眼泪》为主题，在相仿的情怀中，由羁绊出发，在时序递嬗的世间里，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，尤其是为了想让已过世的父亲看看离别至今，他对自我追寻的沉淀与累积。此次以二十四幅作品构成的主题，每幅代表一小时，每小时有自己的构图与诗篇，画面是心境的镜射，诗篇串起的是散文，也是蒋友柏想对父亲与一双儿女说的话。子时，跨越日夜，心境仿佛更容易在深渊中互望，是蒋友柏《天堂的眼泪》的起始。画中，醒狮目睹昼夜横跨，黑白反差剧烈鲜明，思念之痕如同枝叶般蔓生。

对艺术家而言，醒狮身上的色彩是夜间的彩虹，得以披着缤纷去接续人生。紧挨的时辰，出现龙、独角兽、熊猫、凤凰、甚至是带有翅膀的豹等，在流动、沾印、挥洒、勾勒的笔法中张开。在生命的不同时序里，浓烈的午时或是傍晚时分，有狂乱滴淋的线条，有坚定的眼神，有迷雾中的花园，表达艺术家面对生命流转的无畏不惧，并且诉说陪伴的意义。

藉由渐变的色彩与画面情感的呈现，观者不仅可见 24 时辰的流动，而且透过艺术家变化万千的笔触与构图，将一天当中自幽暗、初醒、敞亮、炙热、黄昏至星光，对映于内心絮语、呵护责任、奠基开拓乃至清明顿悟。蒋友柏以日复一日的 24 时，连结人世间一再重复的无限思念，同时，提醒我们在终究会变的风景里，不如以动物为师，将人生化繁为简，唯有简单的爱，值得裱框纪念。”

P：本次于上海举办的个展主题为《天堂的眼泪》，以此与父亲隔世相望，“眼泪”除了包含伤感之外，是否也有豁达、放下？

蒋友柏：眼泪，是一个感情的浓缩。做艺术至今，开始进入国际，开始可以养家活口，所以，才敢以一个展览的模式，与父亲报告，现在的作为。眼泪，只是一句交代：我现在，活的还可。



蒋友柏, <天堂的眼泪>, 2023, 画布、复合媒材, 134x101cm

P：你想象中的天堂是什么样的？

蒋友柏：我不敢去想象天堂。因为我还无法想象死亡。我活着每一天，都是当最后一天活。就算是简单的一天，也不会让我明天后悔。所以我一定与小孩道早安、晚安，一定与想到的人问候，一定运动，一定创作，一定与我的狗互动…这些，或许就是天堂。

P：每个人对于时间的规划都不一样，你的“时间”刻度是基于哪种态度之上？

蒋友柏：时间是最公平的。因此我对于时间的态度，永远是“投资未来”。只做能够在未来体现出价值的累积。生活如此、工作如此、交友如此。所以他不会有刻度，只有厚度。

P：这个展览遵循了 24 小时制，在你的世界里，是否一切都顺其自然，自然而然？

蒋友柏：是的。一切都有自己的时间。我能做到的，只有努力。然后等待适合的时机到来。

P：你在绘画的过程中，累了或没有灵感时，你会以哪种方式放松或寻找灵感？

蒋友柏：有幸的是，我还没有碰到这个状态。因为，我的艺术就是我每天的生活。而我的生活，多数非常规律。所以，一段对话，一抹云彩，一朵小花都可能唤起我一段记忆或是一丝情绪。这些，就是我的灵感。



我喜欢半分解的空间，有点像画框只能引导而不是限制在蒋友柏的诗文中，我们可以翻越云海，穿越时空，在不同的维度中穿梭，感受人世间的温度与大自然的馈赠，因此，蒋友柏关乎艺术、大自然、人居环境的思考，也通常会为我们带来一片诗意的留白……

接受永远都不会有的确定性。

看着我的愿望翱翔过山谷，飞向云中。

我在思索，它们何时能回到我身边。

但无论它们是否会回来，都不必担心。

我从火中跃出，向你显示我们永远可以做自己，无须畏惧。

我会延后黄昏的来临，让你可以多享受一点暮色的美好。

我们不能停止时间，但我们能决定要在何时暂停，

以及希望时间以何种速度流逝。

因为在生活中，从未有完美的存在。

这是生活对我们的戏谑。所以我们有理由在这平凡的日子中寻找有趣之处，也许，这种不完美就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，我们只需要去接受它，并拥抱它。

就像我从丛林中走出来。

在这个河岸上休息，对面就是你的家。

我用花儿装饰自己，用晨雾为自己上色。

所以当你看见我时，我会处在最好的状态。

一个携着你走向未来的状态。

当我跨越过去，我将会遇见我的未来。

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。在这世界的某处，春天正在盛开。

也许那很远，但它依然存在。

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知道它在那里。

就像当你抬头看时，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神，闪耀如星，永恒如天空。

P：在观赏你的作品时，如同通过你的视角来看艺术版的

“Discovery 探索”，每次都会有关于大自然的新发现，你是否也希望带领观众进入另一个奇异自然世界？

蒋友柏：我的艺术在表达的，其实是一种简单的诚实。人活着，有太多的复杂需要面对、承担。所以会不快乐，会多想。

但其实，我们只是没有看见一直在我们面前的简单。就像是最美的颜色，来自自然；最惊艳的变化，来自自然；最诚实的眼神、欲望、情绪……也都来自自然。所以在呈现的，或许就是我期望的「简单」。

P：如果你来造一个自然王国，会延续原有的自然规律还是打破、创造？

蒋友柏：我不会去思考要不要打破或是延续。自然，就是自然而为。需要的是好好的去体验，而非好好的评断。

P：回想过去，你第一次被动物的灵性打动的是什么时候？可否

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？

蒋友柏：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人性，所以开始珍惜动物的「诚实」。

我尊重动物的诚实，而不是他们的灵性。

P：在欣赏你描绘的动物时，常常会被它们的眼睛里的光打动，

你是如何捕捉动物的“灵气”的？

蒋友柏：我认为动物就是人性最简单的呈现。所以，就试着表达，人在最诚实时的眼神。

P：你自己的家居空间是如何布置的？你最在意的是家里的哪个

部分？

蒋友柏：简单、半完成、粗犷的精致。我在意的是每个人都有

自己的空间，但也有重叠空间。是一个空间套一个空间。而不是一个空间撞一个空间。

P：关于居住空间的规划与设计，你是否也能提供一些“建议”，

可以给未来留点成长空间，也可以更舒适宜人。

蒋友柏：居住空间会因为人生不同的阶段而出现不同的变化。

单身、成对、成家、离家…每个阶段，适合的都不一样。以设计来说，无法一次设计完一生的空间。所以，我喜欢半分解的空间，有清楚感觉却又模糊功能的空间。有点像是画框，有清楚的设计感、存在感，但是只能引导画的内容，而不是限制画的内容。

P：未来人居空间将会以哪种趋势发展？作为艺术家与设计师这

双重身份，是否可以展开更多想象？

蒋友柏：以经济来看，会是一个Y字型的发展。多数的，都会以「现实」考虑为主。以科技来看，会是一个「无线」的发展。

很快的，无线会取代有线。这表示，很多传统的工法、思维都会被打破。以人文来看，会是一个「个体」的发展。

越来越多的建材颠覆了原始的施工方式与成本。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表达自己的品味。所以，设计呈现的方法与方式将会以「个体」为最终方向。中国文化定义的间，就是四柱中的空间。而不是四面墙中间的空间。未来，居住空间的定义，应会打破西方所定义的室内设计。而出现一种新的东方突变。

P：未来人居空间将会以哪种趋势发展？作为艺术家与设计师这

双重身份，是否可以展开更多想象？